

江碧水 向东流

长江大保护十周年 长江流域地市媒体百村蹲点调研行

红旗村沿江风光旖旎。

长江北岸的生态廊道。

红旗村建设高标准农田发展现代农业。



回馈反哺、守江护江—— 沃野平畴万象新

□ 芜湖传媒中心全媒体记者 康丽 付君兰 韩骏/文 芜湖日报特约摄影师 王玉实/图

长江从芜湖穿境而过,造就了绵长的江岸线,江水泽被南北两岸。在历史的长河中,这里写下无数与长江相依相生的壮丽诗篇。

亘古流淌的江水,带走了历史的尘埃,却也不断孕育着新的故事。近年来,随着长江大保护战略全面实施,在“长江巨埠 皖之中坚”的芜湖,不仅是一江清水、两岸青翠重回大地,“江”与“人”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。此行“百村蹲点调研行”到访的红旗村,便印证着这种深刻的蜕变,从“靠江吃江”走向“守江护江”,迎来新的发展篇章。

江水曾哺育出“万元户”村

红旗村,坐落在芜湖市鸠江区汤沟镇,是一个地处长江外护圩的村庄。外护圩,即在大堤外侧,临江而居,与江水紧紧相依。

“上世纪50年代,因为这一带有大片适宜发展种植的滩涂,为了谋求生计,红旗村的祖辈们便挑了这块硬地,自发地在这片外滩滩下根来。”红旗村党委书记汪贻平向记者介绍,依江而生的红旗人,祖祖辈辈“靠江吃江”,多以捕鱼和跑船为生,村里的生产生活离不开长江的哺育,也曾造就一时的繁荣。

上世纪80年代,红旗村就涌现出了很多“万元户”。那时,依托长江航运优势,红旗人摸索出一条致富路。秋冬农闲之时,从江苏江浦、马鞍山当涂等地采购芦荻、芦苇,这些材料顺江而下运至村里,被加工成芦席、芦帘,供应给外地的砖瓦厂。“那时,村里的男女老少全部上阵,做芦席加工,因为生意做得红火,当时村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‘万元户’。”汪贻平回忆道。

然而,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,随着市场变化,这一行业逐渐凋敝。与此同时,由于长期捕捞,长江渔业资

源严重衰退,加之水运衰落,村民们“靠江吃江”的谋生路越走越窄。为另谋生计,一些红旗人外出闯出了一番事业,也有的留下来摸索出路。而随着长江大保护战略的提出,以及长江十年禁渔工作的推行,更促使当地人彻底摆脱旧的生存模式,坚定地走上转型之路。

“生态资源”转化为“富民资本”

11月中旬的一天清晨,村民水心亮从地里采收新鲜辣椒,拿到附近市场上售卖。这个时节,红旗村大棚里的辣椒长势正盛,色泽光亮,形态饱满。“红旗村的蔬菜只要种出来,就不愁卖。”村里的种植户们都这样说。

为何红旗人对自家的农产品这般看好?其实,这也是市场检验出来的结果。即便在辣椒行情不太好的年份,这里的辣椒收购价也高于市场价几毛钱。说到底,这得益于长江的馈赠,是红旗村的“先天优势”。

红旗村地处长江外滩,气候湿润,土壤疏松肥沃,种出的农作物在口感和品质上更胜一筹。红旗人深谙这一点,告别传统的渔业、水运业后,全村将经济转型的发力点放在了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上,努力将临江村庄特有的“生态资源”转化为“富民资本”,走出一条以生态优势带动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。

“以前,红旗村耕地杂乱零散,生产效率低下,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我们投资了900余万元,先后完成高标准农田治理3800余亩,实现土地平整、集中连片、设施完善、

抗灾能力强,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。”汪贻平介绍。

江岸沃野升级为“高标准农田”,可谓如虎生翼。“以往,在长江边种地,夏天怕淹,冬天怕旱,每三年要淹两年,农民损失不小。自从高标准农田建成后,实现旱涝保收。”从事20多年种植业的村民童少则感触很深,这些年,得益于排涝设施的建设,田间沟渠的疏通,长江涨水时能及时排水,干旱时则引江水灌溉,极大地改善了种植条件,实现稳定高产,“现在我们一年的收入可比打工强多了。”

蓝白相间的大棚整齐划一,在田间蜿蜒,构成红旗村的特色景观。其间种植着各种大棚蔬菜和露天经济作物,豆类、薯类、辣椒、芦蒿……一年四季不断档。最有名的当属“红旗吊瓜”,这也依赖于江岸特有的沙土,所产吊瓜西瓜小、皮薄,口感脆甜,年产值实现1000余万元。村里还依靠吊瓜产业,延伸出采摘游、吊瓜节等文旅融合业态。

据统计,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后,红旗村集体收入从2021年的13.4万元提高到2022年的51.43万元,再到2024年180万元……

长江依旧在温情哺育,用孕育出的一方沃土,让红旗人稳稳地依靠。

“江”与“人”的关系被重塑

村庄的转型,从表面看,是发展方式、发展理念的转变,从更深层次看,是“江”与“人”两者关系的重塑。

村民水心亮和童久兵都是“水上漂”的老渔民。随着长江十年禁渔工作不断推进,2020年后,村里的渔民

都告别了渔船,“上岸”生活。退捕后,水心亮成为了护渔员,每天沿江巡逻,工作之余还从事蔬菜种植;林久兵自谋出路,与人合伙承包水塘养殖小龙虾。

虽然退捕转产后的生活充满挑战,但他们都非常清楚,从渔民转型,不仅是生计的转变,更是思想观念的转变。“作为土生土长的江边人,以前‘靠江吃江’,养育了全家,现在也要用实际行动响应国家政策,守护好长江,让它休养生息,恢复原来的生机。”水心亮说。

对于这种关系的变化,汪贻平感慨道,“靠江吃江”一直是江边百姓的生存之道,对于长江更多的是索取,如今这条路已经难以持续,当务之急是要回馈反哺、修复长江生态,要完成从“索取者”到“守护者”身份的转变。

2017年起,红旗村境内的岸线上陆续关停了多家砂石站、船厂,沿江550亩滩涂复绿增绿,6.5公里岸线得到了美化绿化;村里还成立了“长江护绿”志愿服务队,维护江岸生态环境。如今的岸线,绿意绵延,茂盛的植被筑起一道生态廊道……美丽的江畔风光,成为红旗村独特的文旅资源。

“长江上,每隔一段距离,就会竖立一座灯塔作为航标,我们利用村里的这座灯塔,打造了这处乡村景观。”汪贻平介绍,村民在灯塔下种植了一大片油菜,每年花开时,花海、灯塔和浩荡江水相映成趣,引来八方游客。未来,红旗村还将利用岸线资源,建设新的景观,激活乡村文旅业态,努力打造产业兴、生态优的沿江村落发展样板。

长江两岸生态与经济并重,保护与发展并进,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红旗村由内到外的蜕变,也是芜湖推动共抓长江大保护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。

时节已入冬,在芜湖无为泥汊镇保安村,却迎来如秋收般的喜悦。全村3000余亩水面养殖的无为螃蟹悄然成熟,正蓄势待发,准备进军全国市场。

保安村,这个曾经以小农经济为主、产业薄弱的沿江村庄,到如今拥有规模化水产产业、种植业,村民变身养殖大户,村集体经济“扭亏为盈”……改变的最大动力,来自于长江大保护战略的“外力”推动,激发了村庄的自我造血能力,打响了绿色转型的“主动仗”。

将“发展答卷” 写在碧水之上

□ 芜湖传媒中心全媒体记者 康丽 付君兰 韩骏/文
芜湖传媒中心全媒体记者 许诚 芜湖日报特约摄影师 肖本祥/图

“好蟹不怕晚”

地处长江之畔的保安村,是典型的圩乡,境内河网密布,水质清澈,为螃蟹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,孕育出的螃蟹肉质饱满,膏黄丰腴。勤劳的无为百姓,靠水吃水,通过多年来的经验积累和模式创新,走出了一条生态养殖之路。

11月下旬,正值保安村螃蟹成熟之际,养殖户刘宏芹便接到了一笔订单,芜湖某企业商谈订购了一批精品螃蟹。在水塘边的棚子里,膘肥体壮的螃蟹挨挤挤爬满了池子,刘宏芹挑出成熟度最佳的,进行捆扎、包装,忙得不亦乐乎。

“你看这螃蟹,青壳白肚、金爪黄毛,里面是红膏,大的有六七两!”刘宏芹嗓门洪亮,手中沉甸甸的螃蟹“秀”着保安村水域的丰饶。无为螃蟹因养殖周期较长,上市时间较晚一些,近些年凭借过硬品质在市场上声名鹊起。

在靠水吃水的年代,保安村依江而生,村民多靠捕鱼为生,村里也有种植水稻、小麦,养殖水产,但基本上以零散小农户为主。用村党总支书记夏杨的话说,当时村民的生活只能“图个温饱”,产出的农产品毫无市场竞争力。

11年前,夏杨上任保安村党总支书记,在此之前,他一直在上海经营水产生意,收入十分丰厚。2014年,保

安村原书记与一些村民找到在外创业小有成就的夏杨,希望他能回村带领大家共同富裕。“当时,要放弃自己的水产生意,真是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。”最终,因为“心中有故土”,夏杨回到了家乡,高票当选村党总支书记,担负起了带领全村脱贫致富的重任。

“乡村振兴的中心任务是让农民群众生活富裕。要实现这个中心任务,产业兴旺是基础,是我们最应该花时间和精力去谋划的。”夏杨表示。

谋发展,首先要改变村民的传统观念,从小而散的小农经济,过渡到规模性的种植和养殖业。为此,保安村将土地进行集中流转,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,涌现出一批家庭农场主、种植养殖大户,农户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收入,同时还可以到基地务工,促进了农民增收。“江边人,最适宜搞的还是水产,因为有这么方面的技术和经验。”夏杨介绍,为此,保安村因地制宜利用丰富的水资源,大力发展螃蟹养殖产业,养殖面积从500余亩逐渐扩大至3000余亩。

“难而正确的路”

保安村日益壮大的规模农业,得益于越来越多的村民改变生存模式,走上了新的“赛道”。2016年起,随着长江大保护战略的提出,以及长江十年禁渔工作的推行,靠江为生的村民们从“不能接受”到“改变自己”,走过了一条“难而正确的路”。夏杨说得很直白:“禁捕之前,每

个人都在江里捕,最后导致没得捕,很多人都只能‘保温饱’;禁捕后,迫使他们转变观念,反而摆脱困境,走上了一条发家致富的路。”

这些村民中,有的不愿外出,有技术的留在村里,从渔民转型,从事起螃蟹养殖、稻虾轮作或传统农业种植;也有部分人外出务工,或在同乡创办的水产企业里参股经商,闯出一番新天地。

由于保安村村民外出创业起步早,抱团发展,造就了一大批外出创业成功人士。面对村里100余户螃蟹养殖户,为了确保他们有一个好的销售渠道,村“两委”主动对接在外创办成功的“苏蟹园”与“蟹状元”两家水产企业,构建“优先收购+价格保障”机制,在保证质量和规格的前提下,优先收购该村养殖户的螃蟹,确保养殖户获得稳定收益,并争取螃蟹养殖人才、技术以及销售渠道等方面的支持,提升水产品品质。

“我之前从事水产行业和海鲜全国连锁销售业务,心里很清楚,任何养殖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,市场价格会有大幅下跌的风险,会给养殖业带来巨大考验。”夏杨说,为预防这些风险,村里计划引进并培育螃蟹养殖户的上下游产业,壮大螃蟹育苗、精深加工和电商销售,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,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农业产业抗风险能力。

轮作模式,也让村里的农田变成“增收田”。该村在上坝等自然村创建500余亩的稻渔生态种养示范基地和3600余亩的稻虾轮作基地。水稻收割后,投放虾苗养殖小龙虾,次年6月小龙虾收获完,再种植水稻。这种时序

安排有效利用了土地资源,不仅实现了耕地保护,也有效推动了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。

农业产业的发展,还推动了村里的脱贫攻坚工作。今年50岁的刘社平,因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,早年是村里的贫困户,如今他早已摘掉了这个“帽子”,与妻子双双在家乡人创办的水产公司里,做后勤管理工作,收入也越来越好。像刘社平这样成功脱贫的村民还有很多。近年来,保安村积极协调开发在外就业岗位和本村公益性岗位,帮助贫困人口务工就业,相继介绍脱贫户50余人到品牌水产企业就业。

在发展经济的同时,一系列长江生态保护措施也相继落地。最典型的例子是,2020年之前,该村主要通过通过对江边5000余亩滩涂和水面整合利用对外发包,从中获得收益。“原来村里在滩涂种有2000余亩油菜,2021年为响应‘长江大保护’,我们停止使用滩涂,全部复绿,改造成公益林。”夏杨说,虽然村里失去了这块土地的收入,但大家都知道长江防护林的作用是保护长江水资源,是区域农业生产和水利设施的生态屏障,最终受益的还是保安百姓。如今,江畔的滩涂重回大自然,种满了杨柳,水清岸绿的好生态引来了鱼翔鸟栖。

如今,随着长江禁捕成效显现,沿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,在保安村的江面上,还能不时看到江豚在水中逐浪的画面……以小见大,从保安这个小村庄近十年的蜕变故事中,足以窥见“长江大保护”所引发的生态之变、发展之变与社会之变。



保安村养殖的优质蟹。

保安村水清岸绿的江畔景色。

▲保安村江岸复绿后的美丽风光。

繁忙的长江芜湖岸线。